

雞年考雞

文·圖一屈慧麗、陳彥君

金雞賜福

開春大吉，今年適逢雞年，甲骨文已有雞字，為鳥旁加奚的形聲字(圖1)，古代人特別重視雞，稱它為「五德之禽」。《韓詩外傳》記載牠頭上有冠，是文德；足後有距能鬥，是武德；敵在前敢拼，是勇德；有食物招呼同類，是仁德；守夜不失時，天時報曉，是信德。古人聞雞起舞，「雞鳴將旦，為人起居」，我們認為雞鳴為一天之首，「雞日」是一年之首，所謂雞日即為大年初一。雞的形象被廣泛用於吉祥祈福及辟除不祥，顯然自古雞即在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層面佔有極重要的地位。

本館「中國人的心靈生活」展示區有一幅「丁酉神將臧文公」圖(圖2)，臧姓源於魯國的姬姓，魯孝公之子臧，封於臧地也稱臧國。魯國臧文仲，姬姓臧氏名辰諡曰文，或稱臧文公。他是六丁六甲神將之一，是道教的護法神。六丁六甲，源於天干地支。六丁神將屬陰，六甲神將屬陽。在道教中六丁六甲可以役使鬼神，道士作法，就可以驅使六丁六甲。有趣的是，臧文公雞首人身，手執兵器，威風凜凜的名列道教神譜中。

「中國人的心靈生活」展示區另一應景的生肖器物是唐朝的雞俑(圖3)，獸首是昂首伸頸的公雞，與同列的其他生肖相比，格外生動、神氣。俑身衣著是文臣形象，身穿寬袖長袍，袍長至足面，足蹬靴。此塑像屬十二生肖俑之一，這些俑是古人用來「壓勝」、「辟邪」的鎮墓明器，在唐宋墓葬中隨葬。置於墓葬中有嚴格的排列順序，分別在墓室四角，東、南、西、北各3個，以鼠為始，以豬為終，按子南午北順時針方向布置，旨在用其輪流值班守護墓主。

神奇、神氣雞形文物，代表著雞與人之間緊密的聯繫，更承載著先人對於精神層次的想像。由於雞給人們帶來的是晨光般的希望，又雞與「吉」諧音，故民俗學家視雞為大吉。此外新春吉祥話常說「五穀豐登、六畜興旺」，因為在春秋戰國時，雞即列六畜之位，是目前世界分布最廣的飼養動物之一。

從科學角度看雞的前世今生

雞(*Gallus gallus domesticus*)屬於動物界、脊索動物門、鳥綱、雞形目、雉科、原雞屬、原雞種。達爾文於1868年《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》書中，提出家雞起源於距今約4000年的印度大峽谷的原雞(*Gallus gallus murghi*)。雖然後來有鳥類學家，針對家雞起源地持不同看法，但公認是在亞洲經過最初的馴化，演化至目前雞的數量比世界上其他的鳥多，也是家禽中數量最多的，牠們提供的肉和雞蛋是最物美價廉的動物性蛋白質。

飼養家禽一般主要指雞、鴨、鵝，其中鴨、鵝馴養的歷史較晚，在湖北石家河遺址出土的陶雞、陶鳥和陶狗(圖4)，是距今約四、五千年前屈家嶺文化的遺存，因此雞馴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。

陶雞等人工製品在屈家嶺文化出現多，顯示已飼養了豬、狗、雞等作為陪葬品，當時史前居民以種植水稻為主，兼營漁獵和採集。但對動物考古學研究者而言，陶製品出土只能作為飼養的旁證，對家雞的判斷仍應該以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家雞骨骼，透過鳥與雞骨骼型態學的比較研究、古代DNA、碳十四年代測定及遺址埋藏過程等資料做為判定的主要依據。因為透過骨骼殘片是復原古代社會拼圖線索之一，進而可檢視自然生態環境和史前聚落原貌，並探討古代居民如何狩獵馴養動物是重點。甚至可以從檢視骨骼顏色、分裂狀況了解燒烤經過不同火候程度，甚而蒸、煮、炒、炸，代表古人如何對待、處理食物加工細節等，依靠證據並按步推理以尋求科學的答案。

考古遺址出現的禽類

距今七、八千年的馬祖亮島鳥尾I遺址，根據陳仲玉先生2016年報告於TP4、TP5發掘出土許多魚類、哺乳類及禽類，其中禽類有66件均為肢骨殘件，尚未確認種屬。試想亮島是海島，若屬季節型的遺址必須同時考慮鳥和魚類的遷移習性。因此其禽類遺存，是否如澎湖列島常發現的海鳥短尾信天翁(*Phoebastria albatrus*)(圖5)令人十分好奇。因為此鳥翅膀展開可以有3米寬，成年鳥可達11公斤，在繁殖期會上岸登島築巢產卵，碰到人們也不逃避。這些禽鳥不論獵人是在海上或上岸時捕捉，主要是利用其羽毛或食用或後續被圈養，或如學者Peter Bellwood所說：因為華南人口成長的壓力，使得南島語族帶著紅陶、石鏟、豬、狗和雞航行海上尋找新樂園，都讓考古學者和動物學者期待繼續合作，設法找尋更多證據以揭開史實面貌。

另外位在臺中，距今約5千年的安和遺址發現碳化稻米，出土動物整體數量不多，因為獸骨保存不易，其中有一件鳥類的脛骨遠端(圖6)，經生物學組研究人員陳彥君鑑定為鴿科(*Charadriidae*)的鳥類。鴿科的鳥類主要生活在海岸濕地、河口沙洲、

草地及田地，鴿鳥屬的喙部較鸕鳥為短，主要依靠視覺以昆蟲、蠕蟲和其他無脊椎動物為食。包括小環頸鴿、鐵嘴鴿等。臺灣的鴿類大部分為冬候鳥，每年由北方遷移至臺灣或更遠的南方過冬，經過臺中筏子溪河間沙洲時被安和獵人捕捉也是合理的。

同樣位在臺中的惠來遺址是距今1400至1100年的番仔園文化遺址。出土的脊椎動物種類與數量都很多，經陳彥君小姐研究有重要發現，包括已經絕滅的狗獾，以及最新臺灣考古遺址出現鹿科新紀錄種－獐(*Hydropote inermis*)。此外鑑定尚有梅花鹿、山豬、羌、石虎、臺灣野兔、麝香貓、鬼鼠、犬等，其中禽類骨骼比對現生雞發現有顯示雞武德的距骨(圖7)。此外，圖8中1為鳥左脛附骨遠端、2為鳥肢骨、3為鳥右脛骨遠端、4為鳥左鳥喙骨、5為雉科鳥喙上嘴尖。惠來遺址是定居約三百多年的大型聚落，目前確認有雞的出現，接著進入歷史時期的「番社采風圖」亦顯示養雞、舂米、獵鹿的情景(圖9)。原住民來到臺灣已五、六千年，早期田野調查報告書亦紀錄有主婦家屋管理、農作、畜養豬雞。「布農」在該族語裡有「人」之意，同時也意指「雞蛋已孵化，未出殼之雛雞」。其實許多原住民神話紀錄著，鳥和雞與人日趨緊密的聯繫，更承載著對於日常生活超現實的表達和瑰麗的想像，家禽的講古下次雞年待續喔！



圖1 雞字甲骨文



圖2 丁酉神將臧文公圖



圖3 唐朝的雞俑



圖4 湖北石家河遺址出土的陶雞、陶鳥和陶狗



圖6 安和遺址發現的鳥類脛骨遠端



圖7 右側惠來雞距骨與現生雞比對



圖8 惠來遺址發現鳥的骨頭



圖5 短尾信天翁



圖9 番社采風圖中有養雞情景